那是他倆青澀時代的事情了。

剛開始的他對那個特別開朗的同學並沒有好感,有時還覺得繞在自己身邊的對方很吵。 他對不能肆意下手的人類沒有興趣,但那傢伙對自己似乎很固執,最後他還是妥協,與那個金髮少年成為了「朋友」。

從那之後, 他才意識到, 自己還是擁有對人類的情感的。

那傢伙, 很有趣。有趣到讓他想探索那張笑臉背後藏匿的故事、想讓那個傢伙也能理解自己的一切、

想擁有他。

所以那時也還是少年的他, 開始第一次的狩獵人類。

*

小睡片刻的的洛德爾被響起的手機鈴聲給喚醒, 距離自己的登機時間還有四小時, 在入睡前已經將行李準備妥當。『親愛的, 我們在外面等了。』電話那頭傳來富有磁性的女聲, 似乎還聽得到細碎的說話聲。「知道了, 馬上下去。」洛德爾稍微洗把臉, 便下樓迎接兩位遠道而來的貴客——位在國際影壇頂端的女演員們。

「好久不見啊, 你還是一樣很有魅力呢, 應該常常迷倒小女生吧。」在洛德爾替女士們將行李扛進屋子裏時, 留著深棕長捲髮, 穿著性感黑色洋裝的女士開口。「可能有吧, 不過妳也知道我對她們沒興趣。」洛德爾進入另一間已打掃乾淨的客房, 將兩位的行李放置一旁, 「除了我房間外其他隨妳們便, 我之後會出國工作一段時間, 離開前記得該關的都關, 再鎖門就行。」對著隨後才跟進來的金髮女子說, 便將備用鑰匙交給了棕髮女子。

「那卡莉,妳先出去逛逛吧,我想在我親愛的老公離開前聊個天。畢竟很久沒見了,對吧?」 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望著洛德爾,棕髮女子用著柔和的聲音對著同伴說。「那安潔莉雅姐姐 要會合的時候再打電話給我!」名叫卡莉的女子對著兩人笑一下,便離開了房間,留下這對 「夫妻」。

「怎麼?不陪妳親愛的妹妹, 而是留下來跟我敘舊?」洛德爾挑眉, 望著眼前身為自己相隔兩地的妻子, 任由對方貼近自己, 靠在自己身上。「嗯?我們這麼久沒見, 不聊一下嗎?而且啊。」安潔莉雅緩慢地說著, 並且解開了洛德爾襯衫的扣子, 「我們可是夫妻呢, 何必這麼見外。」

「不。我意外的是妳也會想要跟男人上床。」洛德爾拂起安潔莉雅的秀髮,隨著安潔莉雅解開袖子的動作,也緩緩的拉下了安潔莉雅背後的洋裝拉鍊。「我認為性慾與愛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況且我沒有討厭男人,卡莉也知道我打算跟你做。還是,你不想跟女人上床?」 摟著洛德爾的腰移動到房間中央的雙人床上,安潔莉雅褪去兩人的衣服,解開束縛雙峰的內衣,將胸前的柔軟擠壓洛德爾結實的胸膛上。

「除了他外跟誰做我都沒興趣。不過既然是妳想要,那我倒可以奉陪。但我也快準備去機場了,速戰速決。」洛德爾挪開了些位置,非常乾脆的也把自己的下著脫下,「看來完全是這樣呢。明明沒有男人在我的攻勢下還能不投降的,不過難攻也是你的特點啊。」安潔莉雅湊上前逗弄著洛德爾尚未硬挺的性器,吸吮著、舔舐著,直至性器在安潔莉雅口中硬挺。

「好像在我上次跟你做時又大了點,你平時自己一個人沒在解決?」見一切準備就緒,安潔莉雅起身從隨身包中拿了保險套替洛德爾戴上,再吻了一口依舊面無表情的洛德爾,「……跟他通話完之後。」看安潔莉雅隨即躺在床上張開了修長的雙腿,洛德爾小聲的回應,湊上前伸手探入安潔莉雅的小徑抽送著。

濕熱黏膩的觸感與安潔莉雅突然被刺激脫口而出的嬌喘佔據了洛德爾的感官, 卻依舊沒有讓洛德爾提起一絲興趣——他就像演戲一般的面對索愛的妻子。

抽出沾染黏液的手指,握起自己的性器就直接突入了等待交合的小徑。「你還真是純情啊……明明美人在你眼前為你張開雙腿了一點反應都沒有,卻只要聽到那人的聲音就有反應?這樣對老婆好絕情吶。」臉頰泛紅,卻能保持游刃有餘享受著洛德爾的抽送,安潔莉雅帶點愉悅的調侃。

「不對吧。妳不正是利用了這點才跟我結婚?最清楚我對除了他外的任何人都沒興趣的人明明是妳。」絲毫沒被安潔莉雅影響的洛德爾持續著活塞運動,對他來說與自己名義上的老婆的性愛也只不過是演戲的一環,只是無論是自己還是對方都很清楚這就只是滿足其中一方的戲劇而已。

「是啊, 跟你做實在很無聊。你就像是演只會拍到背影的床戲一樣, 只是動著, 一點反應都沒有。不過這就是我選擇你的原因啊, 這樣我就不用去討好誰, 單純享受就好。」半躺的安潔莉雅輕撫洛德爾搭著自己腰的手, 露出甜笑。

「而且我們還挺搭的不是嗎?不過是在鏡頭下,還是只有我們的空間裡。每次只要被拍到,都是滿滿羨慕的回應呢。」安潔莉雅指的是身為頂端的女星的自己以及資歷尚淺的當紅影星洛德爾。兩人都是以演反派角色出名,外型上也很登對,因此也在兩年前被相中,合作拍攝了電影。

也因此, 牽起了蛇與狼的線。

「是這樣沒錯。而且確實因為妳我的邀約多了不少啊。所以多少『報答』一下。還是妳不喜歡這樣的報答?要我演一下感情戲也可以啊。」時間應該差不多了,等等整理一下就出門好了。 洛德爾加快了速度,在一陣酥麻下將自己許久未出的精華射出。

「不, 你演戲起來我可招架不住, 而且也不需要。像個人偶一樣才是你啊。」在洛德爾退出自己身體後, 替洛德爾拿下保險套, 「果然是一個久久才打一次手槍的男人啊, 量這麼多。」望著將散落四周的衣物撿拾起放在床邊便抱著自己衣物準備離開的洛德爾, 安潔莉雅又輕笑了聲, 「這麼急想必是想早早見到在國外的愛人?」

離去的背影突然頓了下,「是啊,我可等不及見他了。」

抵達機場後還有充裕的時間,洛德爾很快便辦完登機手續,由專人帶到貴賓室等待登機。雖然與經紀人溝通後,提早與對方約定之日三天的時間以本人的名義前往日本,不過在公司的安排還是搭了頭等艙。

……距離當初離開也已十五年,也從當初的青澀少年到了演過不少電影的影星。在他登機後,依舊在思索著遙遠的回憶。上午的陽光打在窗邊,昨日入夜才結束當地節目的錄製,今日就飛往回憶之地,溫煦的陽光讓洛德爾昏昏欲睡。那樣的溫暖好似回憶中那雙手帶來的溫度

那是他還無法原諒自己的混亂時的事情。在他終於讓自己恢復理智時, 那金髮的少年原本 白淨的頸部已經佈滿了勒痕, 雙手被緊縛在床頭, 無力的喘著氣。

*

——比起那個金髮少年所說的性,他更享受緩緩勒緊對方時,對方斷氣般的呼喊。

但等到回神,他才意識到自己鑄下了大錯。他想要他,那個有著溫暖笑容的少年,但卻傷害了他。為什麼、為什麼自己最後只會破壞一切?就像父母從小常對他說的,「不過就是個會破壞東西的道具而已」。他不懂為什麼,原本與自己約好,至少慢慢的讓對方了解自己的真實,不要隨便出手,卻在對方一句道歉便斷了理智線。

自己明明該是個從容不迫,照著預定行程謹慎行事的人,為什麼只要遇到那個少年,就無法控制自我?

「洛德爾……」剛被洛德爾解開緊縛自己雙手的繩子, 卻沒有逃跑, 而是伸出還顫抖著的雙手, 撫去洛德爾在不自覺時落下的淚珠, 「你為了什麼而傷心?」金髮少年輕輕地問著, 彷彿被傷害的不是自己, 而是握著繩子發愣的洛德爾。

「……我明明傷害了你,為何不趁現在逃跑,還留下來關心我?你還真是無可救藥的濫好人啊。」茫然的望著金髮少年,他突然希望這個人可以揍他一拳再離他而去,而不是關心他。

——至少這樣他才不會有這麼強烈的愧疚感。

「是。我沒想到你竟然上了我,而且還差點就把我殺了。我現在是真的很生氣,如果你只是想為自己爽的話,我一定會一拳揮過去。但你哭了。」對方湊上前輕撫洛德爾的臉,溫暖的觸感讓他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比起你傷害我的行為,我更不喜歡有人哭。所以啊,如果因為我而哭的話我得要負起責任啊。」

「不過,可別真的把我殺了啊。」那個名為喬的少年,對洛德爾露出了有些疲憊但無比純淨的笑容。

*

「這裡也變得蠻多了啊……」十五年的時間,造就了許多科技。洛德爾訝異於這國家現今比在所住的國家時還方便許多,就連美國都不一定有如此便捷的設施。與在機場外面等待的租車業者完成交車手續後洛德爾先行前往市區內租下的日租套房將行李安頓,再前往以前紀錄下的住址。雖然街景變了很多但姑且是找到了記憶中的屋子。

幾乎沒有變呢。洛德爾下了車上前按了門鈴,但似乎沒有人在的樣子。「這樣也不錯,給點 驚喜好了。」洛德爾揚起笑容,靠在車旁抽起在免稅店買的菸等著房子的主人。

沒有讓他等太久,談笑聲從不遠處傳來,從聲音辨別出是一個男人以及一個少年。果然是把那隻貓給撿回家養了嗎?等待兩人的洛德爾瞇起眼思考著,倒也不錯,很想好好見識那個小毛頭的反應啊。

當兩人對上視線的瞬間, 喬驚愕的表情讓洛德爾發自內心的狂喜。那個有些嬌小, 帶著開朗笑容的金髮少年, 已經是個高大壯碩的男人, 隨意紮起的長髮讓他還保有些少年時的中性感, 以及那條頸鍊。

那條在離開前, 洛德爾送他的頸鍊。

「簡單的招呼也就到此為止。過了這麼久沒見,瞧你竟然還養了個小毛頭。是兒子嗎?」將拿下的墨鏡掛在衣服的口袋上,並走到喬的面前,撫過喬的臉頰,「還是寵物?」

「你做什麼!」突然地力量將喬往後拉, 嬌小的青年對著洛德爾喊著, 一副要衝上去攻擊的模樣。「雷伊, 把東西拿進去, 該冰的冰一冰, 我可能會晚點回家。」喬拉住幾近要衝上前的雷伊, 把買回來的物品都塞在雷伊手上, 要他先回家。「可是這傢伙……!」依舊保持迎戰姿態的雷伊死盯著揚起笑容的洛德爾, 被喬再次制止。

「回去就是了。他的話我會處理,別擔心,進去。」皺著眉頭盯著洛德爾瞧,喬將雷伊推回家門口。雷伊只好妥協,不時盯著兩人,乖乖地進屋。

「果然是寵物嗎?過了這麼久,竟然養了隻會亂吼的小貓啊?」待雷伊進屋後,洛德爾貼上 比自己高些的喬,修長的手指再次撫過喬的臉頰,在喬的頸部停了下來。「我很高興你還一直 戴著這條頸鍊。不過,我可不太喜歡那隻佔據我的東西的貓喔。」緩緩收緊停在喬頸部的手, 洛德爾瞇起眼輕聲說著,卻突然感到不對勁的感覺——

「不准傷害他——!」雷伊手持七首,極其憤怒的衝向洛德爾,在即將舉起手刺向對方前硬是被喬抓住,「回去,聽我的話!」難得憤怒的神情出現在喬的臉上,喝斥著激動的雷伊。「這個傢伙……我會處理,所以拜託你,回去,別出來。」

望著從沒見過的神情、聽著從沒聽過的語氣,三十二歲的洛德爾,突然開始嫉妒起那個銀色頭髮的小不點。

*